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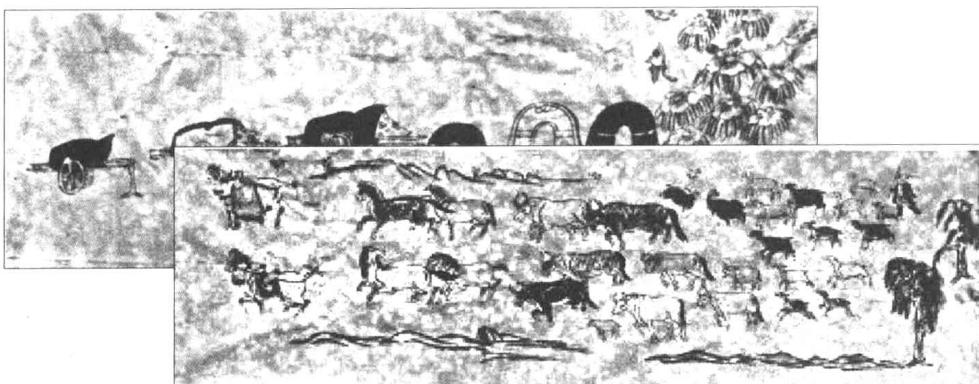
美术学博士文丛

辽墓壁画研究

张鹏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术学博士文丛

辽墓壁画研究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出版人:刘子瑞
责任编辑:李正平
鲁 荣
技术编辑:李宝生
装帧设计:李正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墓壁画研究 / 张鹏编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5
(博士文丛)
ISBN 978-7-5305-3649-0
I. 辽... II. 张... III. 辽墓 - 辽墓壁画 - 研究 IV.
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8983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子瑞 网址:<http://www.tjrm.cn>
天津圣视野彩印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960×1300 毫米 1/32 印张:6.375 印数:1-30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定价:3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一)辽代美术史研究成果检讨	2
(二)选题目的与研究方法	8
辽代画坛的文化背景	19
(一)辽代画坛所处的多元的自然景观与地域环境	19
(二)辽代多民族文化并存的人文状态以及因俗而治、南北分治的政治策略	20
(三)崇儒好释,仰慕中华文明的辽代文学艺术	21
(四)现存辽代艺术遗迹	23
(五)契丹建辽前后的葬俗及其墓葬遗迹	28

第二章

辽代皇家审美风范的形成与影响 ——以庆东陵陵墓壁画为中心	37
(一)墓葬形制与壁画空间的演变	38
(二)庆东陵壁画空间布局及其象征意义	42
(三)样式来源及审美特性的艺术分析	55
(四)互动交流中的辽代皇室审美趣味与艺术成就——兼及辽代宫廷绘画机构	66
(五)小结	71

第三章

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壁画的象征意涵与艺术特色 ——以库伦辽墓壁画为中心	82
(一)契丹人壁画墓概说	83
(二)库伦辽墓壁画的墓葬形制与壁画空间分布	88

第三章

(三)库伦辽墓壁画反映出的契丹草原原生文化
特色 93

(四)库伦辽墓壁画的艺术特色 104

(五)小结 117

兼收并蓄的辽代蕃界汉人艺术特色

——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 127

(一)幽云地区的人文性格与文化方位 127

(二)宣化辽墓的地理位置与墓葬壁画的多样

性 130

(三)宣化辽墓壁画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137

(四)小结 152

辽墓壁画的艺术特色 160

(一)早期辽墓壁画的艺术特色 161

(二)中期辽墓壁画的艺术特色 164

(三)晚期辽墓壁画的艺术特色 165

(四)小结 167

..... 179

附录

一、表格 181

二、参考文献 195

后记

..... 199

引　　言

辽代历史的研究自清末民初始,而辽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伴随着辽代考古发掘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尤其 1949 年以后,辽代墓葬的发掘,辽墓壁画的发现为辽代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为自中唐至宋以来,北方大范围内的美术史与审美趣味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但至今辽代美术史的研究,对于辽代考古资料的利用仍不够充分,究其原因,是对考古资料缺乏完整的梳理与应用。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有关辽、金、渤海和西夏的历史研究中,要扩大史料范围,主要应依靠地下发掘。

魏晋以后一直到宋元出土发掘了大量的墓葬壁画。尽管墓葬壁画总是适应着死者生前的地位、生活与需求,以及当时的礼制与习俗而绘制,题材内容有着很大局限,但是由于发现的地域广泛,墓主所属的时代和阶层繁多,因此,墓葬壁画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图像仍然有广阔的范围,它囊括了王室陵墓壁画所表现的宫廷贵族生活,边区豪族墓葬所宣扬的庄园部曲,地方官吏的游骑侍从,部族首领的骑射宴饮、桑蚕庖厨、渔牧农耕等等。这些反映着不同时代各族人民生活图景的壁画,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唐以前传世的绘画作品是极为稀见的,宋元以后的文人绘画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墓葬壁画所呈现的民间匠师作品,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为了解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对了解中国古代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墓葬壁画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

汉唐、辽金以至元明墓室壁画的不断出土,为了解汉代以来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实物,使之不仅能联系文献,具体地认识各个时期绘画艺术的成就,而且弥补了早期传世绘画作品的缺失,能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例如各时期题材内容所呈现的社会意识与习俗、绘画技艺以及材质运用等的发展,从而能较明确地认识古代绘画各时期的变革及其传承关系。

辽代绘画在吸收中原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注重文化的建设,其墓葬壁画反映出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大大丰富了中国多民族艺术的内涵,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继北齐墓室壁画的发现之后,又一突破性的考古成就。^①有关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美术史研究,先后有多位中外学者做过扎实而深入的工作。而在辽墓壁画的研究领域虽有学者的相关研究,但在辽墓壁画的总体面貌的认识上,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和课题。相信辽墓壁画的研究,将为研究

^① 金维诺《墓室壁画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美术研究》1997 年第 2 期。

唐宋审美趣味的变化提供新的资源体系,也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艺术互动。

由于对辽代传世作品和出土壁画的分析考察进行得不够,问题被积压,而趋于复杂化,辽代艺术的面貌成为美术史上一个待解之谜。因此整理积累起来的辽代出土壁画和传世卷轴画,从而统观全局,摸清这个国家存在二百多年中,在绘画艺术上出现过哪些特殊风貌,包括它的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所使用的技法等,从而探究其自身的发展轨迹,成为日趋紧迫的任务。

(一) 辽代美术史研究成果检讨

目前辽代美术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辽代美术断代史研究;二是辽代卷轴画及画家研究;三是辽代现存遗迹研究;四是辽墓壁画专题研究。^①

一、有关辽代美术断代史研究

早期的辽代美术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几幅卷轴画上,如《卓歇图》、《番马图》、《神农采药图》等。后来随着考古发现,转入壁画等多种体裁。而辽代美术史的研究包含两个角度,即民族美术史角度和断代美术史角度。契丹民族美术史的研究包括建辽之前、契丹民族存在之后的美术发展,但不包含辽代的汉人及其他民族美术史。而作为断代美术史,辽代美术史关注的则是自辽代建立始至辽亡为止的这段时期的美术发展。从断代史角度对辽代美术包括遗迹、文献记载进行研究以王朝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为代表。而从民族美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则以王伯敏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为代表,该书设《契丹美术史》一章。

有关辽代绘画的综述论文以杨仁恺先生的《辽代绘画艺术综述》为代表^②,该文以部分辽墓壁画材料为基础,概述了辽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与主要成就,并试图借助这些地下发现,去解决传世绘画作品的真伪、时代和族属问题。^③ 铃木敬《中国绘画史——辽金绘画》^④ 和近年孙机的《辽代绘画》一文运用新的考古成果,将辽墓壁画与地上绘画及其文献相互佐证,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⑤

辽代美术断代史的研究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特别考虑到辽代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同时,如果想对辽代美术史的面貌有整体的认识,尚需从基础做起。

^① 张鹏《辽代美术史研究的新视域》,《美术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杨仁恺《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③ 杨仁恺《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④ 铃木敬著,魏美译《中国绘画史——辽金绘画》,《故宫文物月刊》9卷9期,1991年12月。

^⑤ 孙机《辽代绘画》,《契丹王朝》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二、有关辽代卷轴画及画家研究

相关研究大致包括如下专题:《文姬归汉图》和《昭君出塞图》的论争;对现存署名辽代画家的卷轴画的研究;现存三件辽代卷轴画真迹研究;对文献记载的辽代画家资料的梳理;辽代少数民族政权的绘画机构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现存署名辽代画家的卷轴画其年代均不可靠,因此对于有明确纪年的辽墓壁画的研究,以期准确认识辽代绘画及其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项重要课题。

1.《文姬归汉图》和《昭君出塞图》的论争^① (图 1~图 6)

文姬归汉与昭君出塞这两个题材都与胡汉民族相关,又频繁出现在辽金时期的绘画艺术之中。但因现存作品缺乏固定文本和重要图像著录,因此有关这两种题材作品的论争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持续至今,受到现代、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② 自 1959 年郭沫若创作《蔡文姬》,围绕《胡笳十八拍图》展开的讨论吸引了各方专家的参与。同时在美术史中,根据刘商诗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图》十八段长卷形成了一个丰富图像系统,目前保存版本至少有 9 件。

这其中多个系统的问题共存,有图像系统的互校,有跨越多领域的关系,有图像与文本的关系,多种问题的纠结,民族矛盾、民族情结的纠葛,不同创造群体的关系,都在这其中传达出来。因此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就不仅仅涉及美术史的问题,而是跨越文学史、音乐史、戏剧史等,而进入人类思想史的发展。

2. 对现存署名辽代画家的研究

争议较多的卷轴画包括署名胡瓌的《番马图》(图 7)^③、署名胡瓌的《卓歇

^① 现存文姬图像包括:天籁阁旧藏宋人《文姬归汉图》册、台北“故宫”藏传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轴、《胡笳十八拍图》、史密斯大学博物馆藏传元赵孟頫《文姬归汉图》、南京博物院藏明摹《胡笳十八拍图》。现存昭君图像包括:天籁阁旧藏宋人《昭君出塞图》册、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张禹《昭君出塞图》卷、元人《昭君出塞图》轴(宋元明清名画大观)、明尤求《昭君出塞图》卷、清康涛《昭君顾影图》轴、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艺术博物馆藏原传北宋的《銮舆渡水图》、北京故宫藏原传五代胡瓌的《卓歇图》、金代平阳版画《四美图》、大英博物馆藏传为钱选的《昭君出塞图》等。

^② 有关文姬归汉图像的研究成果参见黄秀兰硕士论文《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与张瑀文姬归汉图析辨——金元时期昭君故事画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1999 年。邵彦博士论文《文姬归汉图像新探:绘画艺术进入文化史的个案》,中央美术学院 2004 年。

^③ 余辉《金代人马画考略及其它》,《美术研究》1990 年 4 期。曹星原《传胡瓌〈番马图〉作者考略》,《文物》1995 年 12 期。

图》^①、(图 8)《出猎图》和《回猎图》^②、《番骑图卷》^③ (图 9)等。另外《丹枫呦鹿图》(图 10)和《秋林群鹿图》(图 11)的独特艺术面貌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④

辽代卷轴画的鉴定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为辽墓壁画的研究方法拓展了视野。

3. 现存三件辽代卷轴画真迹研究

叶茂台 7 号墓出土卷轴画《深山会棋图》、《竹雀双兔图》和应县木塔内出土《神农采药图》(图 12)为辽代绘画真迹。它们为屈指可数的辽代卷轴画增添了新的内容。杨仁恺曾专文讨论过叶茂台 7 号辽墓出土的两幅卷轴画的主题内容、艺术风格、创作年代,以及作者族属、作品的功能等问题^⑤,认为《深山会棋图》的时代为 936—983 年,作者为辽南京地区的汉族画师。《竹林双雀图》的时代不会晚于 979 年(后改为统和初年),出自契丹画师。李清泉认为《深山会棋图》并非是一件传世作品,而不过是丧葬习俗中使用的一幅冥画,其年代应大体与墓葬同时。^⑥ 高居翰、林明贤亦对此画有所研究。^⑦ 上述学者的研究多能考虑到卷轴画与墓葬整体的关系。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佛像腹部内发现辽代经藏、抄刻本经文、木版扉画、彩印、绘画诸品,种类繁多而丰富。^⑧ 杨仁恺认为应县木塔出土的《神农采药图》承继了唐末五代民间绘画的传统,它的出现为确定传世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⑨ 另外,应县木塔还出土六幅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木刻版画,其中彩色套印是空前

^① 杨仁恺《关于几件传世辽画的考察》,《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沈从文《谈谈文姬归汉图》,《文物》1959 年 6 期。陈兆复《契丹画家胡瓌和他的〈卓歇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 年 4 期。曹星原《试论胡瓌〈卓歇图〉所表现的主题和内容》,《松州学刊》1993 年第 5 期。

^② 杨仁恺《关于几件传世辽画的考察》,《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彭惠萍硕士论文《台北“故宫”藏〈出猎图〉、〈回猎图〉之成画年代暨意涵析探》,台湾师范大学 2001 年。

^③ 1980 年 James Cahill 曾将其误定为金代作品,后徐邦达先生明确指出该画描绘“罟罟冠”等元代贵族妇女之装束,并将其改定为元画。徐邦达《胡瓌番骑图卷》,《古书画伪讹考辩》,江苏省新华书局 1984 年,第 145 页。

^④ 余辉认为是元画;李霖灿和曹星原、陈葆真均认为是另一种风格的辽代绘画。Hsingyuan Tsao (曹星原), *From Appropriation to Possession: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Liao through Their Pictorial Art*, UMI Company, 1997; Hsingyuan Tsao, “Deer For the Palac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er in an Autumn Forest Paintings”, *Art of Sung and Yuan*, edited by Maxwell. Hearn and Judith G. Smith, Department of Asian Art,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6, pp. 189 ~ 211。余辉。

^⑤ 杨仁恺《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古画综合研究》,《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40 页 ~ 59 页。

^⑥ 李清泉《叶茂台辽墓出土〈深山会棋图〉再认识》,《美术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⑦ James Cahill: *Some Aspects of Tenth Century Painting as seen in Three Recently Published Works*. 收录于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 年,第 1 ~ 36 页。林明贤《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两幅古画研究》,2001 年,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研究所。

^⑧ 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第二版。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山西省应县木塔保管所编《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第一版。

^⑨ 杨仁恺《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

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绘画史、版画史意义重大。(图 13)

4. 辽代绘画史料汇辑与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研究

虽然辽代文献史料中涉及的辽代画家资料有限,但仍有数位学者汇辑了辽代相关画家的资料,如金维诺的《辽金画家考略》、陈高华的《宋辽金画家史料》、阎万章的《辽代画家考》、庄申的《辽金时代之华化画家》等。^① 学者们从散布的石刻与遗迹中,辑录出大量重要的史料。

对于辽代皇家美术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皇室成员的艺术实践,二是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设置及其成就。辽代立国之初的 921 年就有太祖下诏绘制前代直臣画《招谏图》,937 年太宗时期,群工奉旨绘制古帝王事等大型壁画。目前学者多根据《辽史》中记载有翰林画待诏陈升一事而认为辽代设立有翰林画院^②,实际上对于辽制的翰林画院难得再有其它资料,因而无法明了其详情。^③

近年大量有关辽代皇室墓葬的考古成果及新出土的墓志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梳理辽代皇室丧葬礼仪带来了新的契机。如秦晋国妃墓志、宣懿皇后墓志及萧氏后族墓志等,它为我们提供了诸如帝陵的建制流程、帝后送葬礼仪、宫廷机构对皇族墓的赞助形式,还有如葬仪中的官制等,学者们在研究中非常注意考古资料作为信史的运用,这势必会为日后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三、有关辽代现存遗迹研究

本文所谈辽代遗迹以寺观塔庙的壁画及雕塑为主。陈述先生所辑《全辽文》记载了辽代皇室及各地沙门大规模创造和重修寺院、彩绘丹青殿堂之事。辽代现存寺观塔庙遗迹的研究成果多以大型画册形式出现,如《山西佛教彩塑》、《山西寺观壁画》、《崇福寺》、《华严寺》(图 14)、《应县木塔》、《独乐寺》(图 15)等,对其中的壁画与雕塑进行专文介绍与研究,为辽代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图像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其中以宿白对独乐寺的研究为代表。^④《中国美术全集·分类全集·辽金寺观壁画》和《中国美术全集·分类全集·辽金寺观雕塑》对寺观雕塑和壁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资料梳理;金维诺、罗世平所著《中国宗

^① 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 1984 年。金维诺《中国绘画史籍概论》,《美术研究》1980 年至 1983 年。阎万章《辽代画家考》,《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第 2 期。庄申《中国画史研究续集》,正中书局印行 1974 年。

^② 余辉《唐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绘画机构及其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 年第 4 期。

^③ 岛田正郎《辽朝林牙·翰林考上下》,《法律论丛》1963 年 2 月。金维诺认为《辽史》为元人撰写,故其所记翰林画院及待诏远非后来意义上的画院制度。张鹏《辽代人物画研究》,《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张鹏《互动交流中的辽代皇家审美风范与艺术成就》,《美术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④ 宿白《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文物》1985 年第 7 期。

教美术史》，对辽金的宗教美术遗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研究^①。

在宗庙中奉先帝的塑像、铸像和雕像，可以说是辽代契丹族统治者的创造，^②因此辽金的雕塑艺术值得深入研究。1942年Siren, Osvald根据日本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发表的资料，撰写了《宋辽金朝的中国雕塑》一文，其中的研究主要依靠日本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发表的资料。^③GRIDLEY, MARILYN LEIDIG的博士论文《中国辽代的佛教雕塑》，择取了70件辽代佛教雕塑进行分析，认为辽代佛教雕塑仍然是唐代传统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契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与赞助，辽代艺术家铸造传统的中国风格与肖像一变而为新的不同的风格，表现了契丹文化的特色。^④随着1949年以后，大量辽金陵墓雕塑及其他雕塑艺术品以及建筑艺术中的附属雕塑被陆续发掘、发现及发表，由艺术史家以学术性的方式来撰写的、能够准确划分日期或年代的更有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品全集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⑤（图16~图19）

另外，随着近年考古发现，大量辽代文字石刻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至乾嘉以来，一些金石家就已经开始注意对辽代石刻文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朱彝尊、钱大昕、孙星衍、王昶、王颂蔚、缪荃孙、柯昌泗等人的著述中，都十分重视辽代石刻文字。《佩文斋书画谱》收集了辽代书家仅12人，主要作品为石刻与哀册等。近年有关辽代书法遗迹的搜集工作以陈述先生的《全辽文》和向南先生的《辽代石刻文编》为代表。辽代石刻艺术承继了唐代的传统，但对其研究基本呈现空缺的局面。而辽代书法虽继承了唐五代的书法传统，但是一部分优秀的书法遗产却未见承继，倒是一部分趋于实用的书法样式在辽代却影响深远。柯昌泗曾说：“辽书皆守唐法，北宋诸贤，笔陈蜕变，辽人所不知也。”^⑥这是宋辽书禁产生的文化隔阂。辽代文化相对滞后的现象也与契丹民族自身所处的特殊文化阶段相关联。辽代的书法正是这种文化类型的产物，它反映出契丹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化视野中审美价值的取向，理应进入美术史研究的领域。^⑦（图20~22）

^① 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

^② 朱子方《辽朝契丹统治者的宗庙制度》，《中国民族史研究》第四辑，改革出版社1992年11月。朱子方《唐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包恩梨《辽宁辽代砖塔的砖雕艺术》，《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Siren, Osvald. "Chinese sculpture of the Sung, Lian and Chin dynast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4(1942), pp. 45~64.

^④ Gridley, Marilyn Leidig.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under the Liao: Free Standingworks in Situ and Selected Examples from Public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Kansas, PHD, 1985.

^⑤ 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363页。

^⑥ (清)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

^⑦ 朱子方《辽代书法初探》，《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张国庆《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

四、有关辽墓壁画的专题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墓葬艺术研究方法的拓展,金维诺先生、巫鸿先生的倡导与示范,对于方法论的运用走向自觉。这在墓葬壁画的美术史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美国学者费慰梅最精彩的作品是《武梁祠建筑原型考》。当我们研究的画像只是单个的、分散的石刻或拓片的时候,其原有配置关系以及它们在建筑中特定位置的意义就被忽视了。一旦我们了解了这种“位置的意义”,我们就能解释以前主题不详的画面。这种复原工作及其在画像解释层面上的价值,都被后来的学者所实践。^①

海外学者巫鸿在对于武梁祠的考察中提出“中层研究”的方法论,主张从有代表性的墓葬、祠堂或茔域入手,细致分析题材选择、题材之间的联系以及装饰部位的意义,揭示题材在建筑中的意义,探讨画像与墓主及其家庭的地位和思想的联系。^②郑岩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阐释了“壁画墓”的概念,凸显了方法论的色彩,提示学者进一步关注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对于方法论的自觉性,对于辽墓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③

考古学者对于辽墓壁画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进一步廓清了辽墓壁画的基本轮廓,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④

2003年中山大学的李清泉完成其博士论文《辽代汉人壁画墓研究——以宣化张氏家族壁画墓群为中心》,亦运用了“壁画墓”的概念,对宣化地区一个有代表性的辽代汉人壁画墓群进行了系统而清晰的材料梳理与理论论证,解决了大量辽代汉人壁画墓的问题。其最为精彩的一章即在于对《备茶图》与《备经图》整体意义的研究。^⑤

2004年笔者于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博士论文《辽墓壁画研究——以庆东陵、库伦辽墓和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选取三处代表了辽代不同阶层、不同族属、不同地域与传统、不同时期的辽墓壁画进行个案研究,力求涵盖辽墓壁画的主要方面。以壁画为史料,结合文献和部分传世作品,探讨辽代绘画的一些普遍性问题,通过对图像本体,内在演变历史的探讨,及其与复杂的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

^① 郑岩《费慰梅的一个侧影》,《读书》2003年第2期。

^②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1989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④ 如罗世平《古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李清泉、张鹏博士论文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北京大学刘未的硕士论文,其中《辽代汉人墓葬研究》,发表于《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

^⑤ 李清泉《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力求揭示出图像变化背后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互动。

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墓室壁画·辽金》卷,由金维诺先生任主编,董新林与笔者将分别从美术史和考古两方面进行资料的梳理与研究,有包括韩匡嗣墓和浩特花墓等新的考古资料的加盟,势必会对研究有所补益。^①

以上所述都是力图将辽墓壁画置于墓葬的整体环境中展现其意义。

国内外学者还有一些相关研究涉及辽墓壁画。如吴玉贵对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颂经图》和《寄锦图》的考证,揭示了画面内容与《明皇杂录》所记杨贵妃调教鹦鹉诵经故事、表达闺怨的苏若兰织寄回文锦故事的关系,并推测其所用粉本可能即是唐人张萱、周昉的《织锦回文图》和《贵妃教鹦鹉图》^②。孙机与罗世平曾分别就墓葬壁画讨论了辽代的肖像画、人马画、花鸟画等问题^③。Robert Albright Rorex 的《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④,将辽墓壁画与现存文姬故事的卷轴画相互对照进行研究。曹星原的博士论文运用出土辽墓壁画作为辽代物质文化材料以证实绘画中的表现,并依此确定现存署名辽代的卷轴画是否为可信的辽代作品抑或是佚名的汉族艺术家的作品。^⑤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沈雪曼也在关注辽墓壁画的内容及其含义。^⑥

(二)选题目的与研究方法

至目前为止,与其他时段美术史的研究不同,学界对于辽墓壁画乃至辽代的整体艺术研究还相对薄弱。而相关的考古资料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为辽墓壁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以三座有代表性的辽代壁画墓为切入点,即庆东陵、库伦辽墓、宣化辽墓,以有准确纪年与较为完整壁画(存两个壁画以上)的辽代壁画墓作为基础的

① 《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考古》2003年第1期。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

② 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文物》2001年第3期。

③ 孙机《辽代绘画》,中国历史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编《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罗世平《辽墓壁画试读》,《文物》1999年第1期。罗世平《织锦回文——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对读》,《文物天地》2003年第3期。

④ Robert Albright Rorex“Some Liao Tomb Murals and Images of Nomads in Chinese Paintings of the Wen - Chi Story”, *Artibus Asiae*, vol. XLV, 1984.

⑤ Hsingyuan Tsao(曹星原), *From Appropriation to Possession: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Liao through Their Pictorial Art*, UMI Company, 1997.

⑥ SHEN HSUEH - MAN, Body matters: Manikin burials in the Liao tombs of Xuanhua, Hebei province, *Artibus Asiae* 2005, vol. 65, no1, pp. 99 ~ 141.

图像材料^①,结合历史文献,运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考察辽代墓葬艺术中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及其多元文化内涵,从而探究辽代艺术的发展轨迹。

选择这三处辽墓壁画的原因在于:此三处辽墓壁画均有较为详实的考古报告与研究发表,这为本文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三处辽墓壁画代表了辽代不同阶层、不同族属、不同地域与传统,目前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研究与比照,因此其壁画的主题内容、图像样式、构图布局、风格技法等仍是研究中的缺环,同时也影响到具体内容的释读。这将是本书之致力所在。

庆东陵:辽圣宗及其以后的兴宗和道宗均葬于此地,具有环境与地域上的共同性。年代为宋辽澶渊之盟后的1031年。这三位皇帝是辽代汉文化的推动者,笔者试图从最高阶层实施的文化策略看辽代文化的进程及与汉文化的互动关系。

库伦辽墓:是辽代中晚期漠北地区的契丹贵族墓群。经过百余年与汉文化的交流,至辽代晚期其墓葬壁画已经形成辽代特有的艺术面貌,笔者试图分析漠北地区契丹原生地的汉化进程。

宣化辽墓:该墓群在地域上介于北宋与辽政权之间,代表了燕云地区、辽代晚期汉人的艺术成就,反映辽代蕃界汉人艺术的特色,笔者力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的观照中认识辽代蕃界汉人与契丹民族在文化上的互动关系。

本书旨在通过辽墓壁画研究其内在演变与外部环境中各种复杂社会因子的互动关系,从而探讨辽代美术构成上的普遍意义,深化对辽代艺术的理解,以期整体把握辽代美术的共性与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动因,从而对辽代美术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创建。本书力图将辽代美术纳入到唐宋时期的时空关系中,建构起辽墓壁画、辽代美术及其与多民族美术史的关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美术史的建构寻找契机。当然,这还仅仅是一种学术期盼,真正要实现尚需从基础做起。

^① 考虑到辽代特殊的丧葬习俗,因此辽代的墓葬壁画图像研究亦需参考砖雕、木板漆画、彩绘小帐、彩绘木椁、石棺画等。有关辽代东京道的画像石墓,参考日本学者鸟居龙藏 Sculptured Stone Tombs of the Liao Dynast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m 1942.

